

甘耀明「殺鬼」之後 又入山林

台灣作家甘耀明早前來香港參加浸會大學主辦的國際作家工作坊，記者約他喝杯咖啡。

他說起話來叮叮咚咚的，爽快之餘又有一種詼諧在裡面。一個平平實實的故事，本來說得好好的，猛然會扔出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比喻，聽得人下巴一下掉下來。想起網上有讀者評論他的小說，說那混雜的文字風格讀得人冒汗，龜速前進中又不斷碰到詭異的人物和更加詭異的故事，明明氣氛的營造該是教人害怕的，卻偏偏忍不住爆笑出來……最後總結閱讀經驗，不得不說還是「蠻爽」。

文如其人，是不是就是這個意思？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
甘耀明被台灣文學評論家李爽學稱為「千面寫手」，原因是他的第一本小說集《神秘列車》題材多元，每個故事都不同。甘耀明笑說這本集子就像是個「大雜燴」，是自己多方嘗試的結果。「大學畢業後，自己喜歡創作，但總有點搞不出個屁的感覺。很想做一些事情，但是機器在空轉，你還在原地。於是就嘗試各種小說的風格，就像不斷試衣服，看哪一件比較適合自己。這個第一本書算是一個自己找衣服的過程，裡面甚麼都有。」書的出版，也好像成為他生活的轉折點。「我寫了十幾年，邊工作邊寫，最後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個體制外的學校教書。教了幾年，三十幾歲時，我覺得自己的筆鋒練得已經可以了，就去比賽，一下得了六、七個文學獎，也拿了三四萬獎金，就突然覺得好像水到渠成，於是就把稿子投出去，因為拿了一些獎，就有出版社願意出版。那對我來說好像是一個時間的大崩毀，好像迷宮終於找到了出口。」

創作就像排毒

成為「千面寫手」，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這也並非甘耀明有意追求的名號。對他來說，就是不停試，甚麼都試，漫漫的寫作路就是尋找自己聲音的過程。「我中學的時候其實就是很普通的小男生，很害羞，老是低着頭，平時就看電視和一些雜書，對文學沒有太多的想像。」他笑着說。後來考大學，喜歡的女生要去讀中文系，他也一腔熱血跑去讀，最後卻沒能進同一個大學。但就這麼陰差陽錯的，甘耀明成為了東海大學中文系的一員。全班60個同學，只有10個男生，「但比較喜歡創作的都是男生。」用他的話說，男生會來報這個女生的系所，那種熱誠「很實在」。

讀書期間，甘耀明也想過轉系，但逐漸寫出了一些東西，就留了下來。「留下來，是不想當一塊廢柴，想要讓這塊柴發芽，所以就努力地做，剛開始的時候甚麼都寫，後來發現自己最喜歡小說。」中文系中的學習以古典文學為主，那些大部頭的文言文讓甘耀明直呼「難啃」，「讀起來眼花繚亂，不是我對文學的想像。」於是開始看許多現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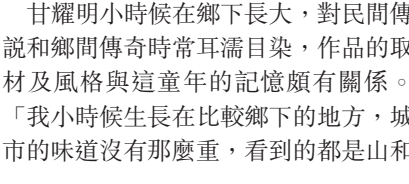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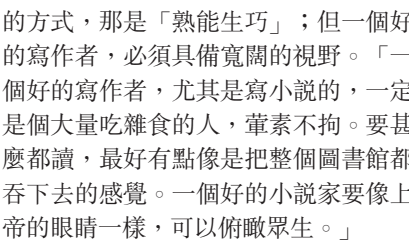
文學，特別是小說。說到對他的文學啟蒙，他直指汪曾祺。「他的好多作品，比如《受戒》、《復仇》，我都好喜歡，那個語調和文字的氛圍還蠻棒的。他帶我進入一個很奇特的文學的氛圍，我就開始練習，也許從模仿開始，慢慢地寫好看。第一次讀他時，已是二十多年前了。」

不斷練筆，漸漸寫出些成績，小說得了獎，校園裡開始有人叫他「小說王子」。「這算是個甜頭吧，」他大笑說，「但事實上創作是一個漫長的磨煉和苦難的過程。」甚麼都嘗試，甘耀明還曾去玩小劇場。因為沒有錢，從寫劇本到做音效到演戲到拖地板，甚麼都要幹。經歷固然難忘，卻沒有讓他走上戲劇路。「寫小說就是自己搞自己，劇場是大家搞在一起，很奇特的團體合作。讓我重新想到，原來自己創作是這麼一件單純又美好的事情，不用和別人瞎攪和，或發生衝突。我還是喜歡單打獨鬥，自負成敗，大不了就剷頸自殺，哈哈。」甘式金句又再出現……

甘耀明說，創作於他，就像排毒。生活中積累下來的廢渣，通過文字得以發洩。「就像是打拳擊打到全身流汗，反而是一個享受。雖然寫作的過程中有很多波起伏和情緒跌宕，我還是覺得創作是一安頓心靈的一個方式。」

雜糅鄉野奇談

2005年，甘耀明出版第二本小說集《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》，奪得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獎，並被評審稱為「年度最有創意的小说」；2009年的長篇小說《殺鬼》則讓他一躍而出，成為備受矚目的作家。他也似乎逐漸尋找到自己的獨特風格，小說往往將現實、歷史與鄉野傳奇相結合，語言雜糅拼貼，客家話、台語、國語、日文及英文等不同語言應用不拘，被人冠以「魔幻寫實」與「新鄉土」的稱號。對此，甘耀明開玩笑對：「寫的時候沒有意識，只是覺得這樣寫小說是好玩的。小說不管怎麼寫都會被評論，就寫自己的吧！」問他那些「詭異」的故事靈感何來，他哈哈大笑，「這是寫作者的秘訣唉，我講了你就搶了我的飯碗了。」他接着說，一個作家做久了就會有自己



水，相處的都是動物，要不就是植物，我對大自然的味道比較熟悉一點。我大學的時候，包括後來，花了十幾年去練筆，才發現說有一種驚天回首的感覺，其實去寫自己最熟悉的區塊就好了。一個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寫自己熟悉的題材、自己最能掌握的事情。」

新作探索伐木文化

甘耀明正在籌備的新長篇，也和自然有關，是一個關於伐木文化的愛情故事。「台灣百分之七十都是山，以前的年代，山是禁止進入的，海也是，人們只能在一個平地的生活中，所以我們對山的認識不多。」對山林十分嚮往的甘耀明，因着2009年到體制外中學教書的機會，開始登山體驗。「在一百公升的大背包裡裝上二十五公斤的食物、衣服等用品，然後走一個禮拜在山上。不能洗澡，天氣又不好，有時下雨，下山的時候腳底一定會起水泡。在山上，自己煮東西、挖廁所，那是接近山林文化非常好的機會，讓我對大自然有了一個認識——它可能不是你看到的風景明信片上那美美的東西，它也有讓你腳底破傷的時候。從那時開始，我就覺得該寫一個關於山林的作品。」

台灣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已經禁止伐木，相關的從業員回歸到平地的生活中，有些已經年紀頗大。為籌備寫作，甘耀明走訪當年的伐木人、山林消防員、開小火車的司機等，聽他們講如何砍倒一棵大樹，怎麼在山上賣東西……由此去了解伐木的講究、禁忌，以及這些靠山吃飯的人對山林的看法。這過程讓人想起日本作家三浦紫苑的《哪啊哪啊～神去村》，也是藉着一個少年的成長故事，去描寫行將消逝的伐木文化，故事中有自然的兇險廣博，也有人對山林的敬畏，最終在青春故事之下流露出的，是一股對自然生活的暖暖情感。

甘耀明說，台灣的確受日本影響頗深，但也形成了獨特的伐木文化。他筆下的這個伐木故事，將是個愛情故事，比起以前作品的魔幻色彩，這次的創作用是較為現實的筆法。「愛情，要真實一點。」他笑着說。

書評

文：彭礪青

在危機中為美國經濟把脈

自廿一世紀布什總統卸任以來，美國一直處於危機之中。順序來說，從安然事件、房產泡沫，到2008年的金融海嘯、歐洲的債務危機，以致今日西方世界經歷着一起自身製造出來的危機。美國眾多經濟學家一直苦思良方，其中曾以《終結貧窮》在九十年代為非西方及前共產國家把脈的傑佛瑞·薩克斯(Jeffrey Sachs)，也以這本《文明的代價》為美國經濟把脈。

薩克斯的方案其實並不複雜，簡單來說就是美國政府、商業機構和民眾回歸正軌，做好自己角色的責任，但這實行起來當然不容易。

美國本來是個開拓者、清教徒及冒險家的樂園，作者沒在書中指出這種國民精神有其兩面性，好的一方面是積極樂觀、自由獨立，壞的一方面是豪奢逞強、自高自大。在過去兩個世紀中，這種國民性格配合發展空間，造就一個強權的崛起，但現今這個強權已經發展過度，必須重新反省。這種矛盾性格是否天賦還是強權的結果，仍待商榷，但在書中，作者根據統計數據，指出這幾十年來，美國人已經不思儲蓄，不習慣謹慎理財，這種趨勢恰好發現在五十年代開始誕生的嬰兒潮世代身上，令大量國民退休時身無分文。不單平民百姓，連地方政府也在這幾十年間大灑金錢，以致無法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。

這種背離原初國民精神的趨勢恰好是繁榮的必然後果。作者注意到美國在平均學歷水平上已不能與中國等國家匹敵，而在職場方面，上層和底層在權力、待遇和保障方面的差距也愈來愈大，結果正如我們常說的，只有1%的人擁有99%的財富，大型企業欺詐成風。在新全球化的年代，跨國企業壟斷了世界經濟，

這些集團競爭所導致的代價，最終卻要犧牲他國的百姓利益來埋單，最終或許讓新興國家及其產業與先進國家對手們平分秋色，卻令全球財富分配更不公平。

作者看出改革必須觸及政府及市場在道德水平方面的提升，不過從純經濟角度來看，薩克斯卻是不折不扣的凱恩斯主義者，他力陳自由主義者迷信自由市場的謬誤，堅信自由市場必須由政府規範下才能正常運作。這位曾為各國把脈的經濟治療師，成長於薩繆森(Paul Samuelson)式傳統宏觀經濟理論成為正統的年代，後來目睹哈耶克和佛利民的貨幣干預理論如何改造世界，他對新自由主義者充滿嚴厲的責難。其實，市場或政府的角色過大，都會導致各方的腐敗，有時候，一個腐敗的政府恰好可假借「大市場、小政府」之名，與市場壟斷者勾結，如此複雜的政商勾結在亞洲地區尤其普遍，一般恪守極端自由主義或極端凱恩斯主義的學者不願面對，或不敢想像。

作者也深知美國政商之間的關係。在第四章，他指出美國有四大遊說怪獸：軍事—產業複合體、華爾街—華府複合體、大石油公司—運輸—軍事複合體和醫療保健業之政商勾結，這四大怪獸令美國陷入無止境的戰爭，釀成全球金融海嘯、倚賴進口石油以致陷入中東戰爭，並令美國人花費大筆金錢支付醫療及藥物費用。薩克斯指出，即使在奧巴馬上任以後，政府依然執行有利於富人的減稅方案，而且他在健康保健業方面的改革也處處碰釘(他必須私下向藥商和醫療機



《文明的代價》

作者：傑佛瑞·薩克斯
出版：天下文化

構保證改革非常溫和)。這些例子只說明了更大的問題，那就是政商勾結締造出來的新鍍金時代，已嚴重地蠶食了美國政府，美國媒體也一樣蠶食美國人的心智，這已不是經濟學所能解決的問題，所以作者最終訴諸更古老的哲學及宗教倫理，如持守中道等。

作者從釋迦牟尼和阿里士多德的思想中，找到持守中道的主張，根據這主張，實行起來就是淡泊不奢華的生活、尋找有意義的工作、行善修德等等。這些解決之道都是傳統智慧，但變相令人覺得經濟學家承認自身知識的失敗，也等於承認一些經濟制度都無法解決現今的問題。不過，作者也提出一些方向遠大的經濟改革方案，例如仿效北歐的累進稅制改革，政府需制定長遠的財政及經濟計劃，結束金權政體等。作者也倡導政府和民眾推行以培育下一代為宗旨的教育改革。對於既得利益階級，作者希望他們回歸公民責任，並且讓政府保持更高效能的運作，這當然極之困難，因為需要每個生來利己、短視的人以國家共同需要為改變性格和生活習慣的信念，但可作為美國家庭教育的目標和政府施政的大方向，以勉勵國民自強不息。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封建秩序的黃昏：左傳

作者：楊照
出版：聯經



無「傳」不成「經」。《春秋經》是記載魯國歷史的編年體著作，也是後世研究東周初期歷史的重要材料。但是，單獨研讀《春秋經》本身的簡潔文字，並無法讓我們了解它所承載的意義，必須配合與每條經文相關的史實說明，我們才有辦法明白它為何提出那樣的價值判斷，而《左傳》正是這樣一部解明春秋大義的史書。在本書中，楊照為我們挑選了他認為最值得注意的三十年，這三十年正是周朝封建秩序嚴重崩壞，霸王體系逐漸崛起的關鍵時期。專注研讀這一時期的歷史，更能讓我們體會到，《春秋經》以文字褒貶來維持封建秩序最後尊嚴的期望。

The Goldfinch

作者：Donna Tartt
出版：BACK BAY BOOKS



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一場意外爆炸案，奪走了男孩Theo Decker母親的性命。13歲的他意外外奇蹟般倖存，之後被一位家境富裕同學的雙親收養。這場事故意外讓Theo擁有一幅出自荷蘭畫家Carel Fabritius之手、名為《The Goldfinch》的畫作。這幅畫是唯一能讓他追憶母親的慰藉，但同時也即將將他帶向幽深黑暗的藝術世界……本書由美國暢銷小說家Donna Tartt耗費十年心血寫成，故事除了精彩的懸疑成分，更是一個深刻動人的成長故事，觸及了愛情、自我認同、藝術等議題。

童話故事

作者：童偉格
出版：印刻



閱讀之於人生，是經驗的一再解離與碰撞，童偉格彷彿穿透時光來去，試圖引領讀者走進小說家龐閣繁複的書寫迷宮。虛實交錯的筆法，謊稱在場的預示，他進入卡夫卡、杜斯妥也夫斯基、聖艾修伯里、吳爾芙、但丁、卡謬等文學家的意識中，與班雅明、波特萊爾、傅柯、契訶夫等人對話，彷彿與他們同在。

幸福先生

作者：托爾金
譯者：鄧嘉宛
出版：聯經



由托爾金親自繪圖、手寫字彩色繪本《幸福先生》，故事的啟發來自於托爾金第一次駕駛新車的經驗，而書中的三隻熊也是從托爾金的孩子們所擁有的玩具熊化身而來，而本書也是托爾金送給他們的童年禮物，更是獻給喜愛他的作品的所有讀者。在這個故事寫成五十年後的1982年，本書終於首次出版。《幸福先生》是從最初的托爾金筆記本裡全新複製出來的，而托爾金獨特的手寫字內容全部附有印刷字的對應正文。滑稽的故事和細節豐富的彩圖，忠實確切地呈現了這個充滿想像力的古怪故事，肯定能讓所有年齡層的讀者捧腹大笑。

塔裡的男人

作者：亞拉文·雅迪嘉
譯者：陳錦慧
出版：南周出版



曼布克獎得主、《白老虎》作者最新傑作。新興城市孟買在地产大亨達哈曼·沙赫眼中是一條黃金線，他計畫收購一棟老舊破敗的住宅大樓，以利興建豪宅。但並非人人同意搬遷，最後的「釘子戶」，就是「老師」——曾經是社區裡最受敬重的人物。故事緊扣世界都市成長趨勢與社會脈動，「少數人搖身一變成了百萬富翁，其他人卻被壓碾過去，被夷平的破屋子令他們傷透了心。」這不僅是印度的故事，也是我們的故事。雅迪嘉以一貫獨特強勢的風格，述說一個你我社會正在面對的真實景況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vp@gmail.com